



哲学与社会发展文丛

林默彪 著

社会转型与 人文关切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Humanistic Concer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哲学与社会发展文丛

林默彪 著

社会转型与 人文关切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Humanistic Concer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与人文关切 / 林默彪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8

(哲学与社会发展文丛)

ISBN 978-7-5201-3150-6

I. ①社… II. ①林… III. ①社会转型期-人文科学-研究-中国 IV. ①D616②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7070号

哲学与社会发展文丛 社会转型与人文关切

著 者 / 林默彪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黄金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97千字

版 次 /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150-6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在美丽的榕城白马河畔，有一个由中青年哲学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他们以理性的激情，把哲学反思的视野投向当代社会发展，试图以“哲学与社会发展文丛”为题陆续推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与他们作深入交谈中，我深深地被他们的哲学学养和睿识以及他们对哲学与时代的那份关注、担当的情怀所打动，欣然应邀为该文丛作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造就了中国社会实践的辉煌，也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研究的发展。从历史反思到实践观念，从体系创新到问题意识，从经典诠释到话语建构，哲学在把握时代的同时也被时代所涵养化育，呈现多样化的研究面相。中国社会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转型过程中，哲学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哲学不应该以思辨的精神贵族自期自许，而应该回归生活世界。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的“贴在地面行走，而不在云端跳舞”，哲学应当“接地气”——在时代变革与发展的实践中获得鲜活厚实的“地气”。社会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哲学必须也能够以其理性的力量在反思、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特点、趋势中获得自身发展的生机活力，拓展出新的问题域。

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转型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改革与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日益显现、暴露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发展的现代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并非一个遥远的“他者”，而是有了其出场的语境。诸如：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结构的重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公平正义问题，社会失范问题，发展可持续性，以及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等，社会发展以问题集呈现在世人面



前。问题表明发展对理论需求的迫切性。当代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复杂性、长期性、风险性需要克服单线性的进化论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的把握也不能停留在具体的经验实证的认识层面上，全新的社会发展需要全新的发展理念来烛引，对发展的具体的经验的把握必须上升到哲学的总体性的层面上来。因为，在对社会发展的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哲学的视角具有总体性、根本性、基础性、前提性、方向性的特点，它是以理性的反思和后思的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前提、根据、本质、价值、动力、过程、规律、趋势、模式和方法等作出整体性的观照。这种反思使我们能够超越和突破对社会发展的经验的、狭隘的眼界，在总体性、规律性、价值性和方向性意义上获得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理性的自觉性和预见性。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哲学，才能够对当代社会发展既在后思的意义上充当黄昏后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又在前引的意义上充当报晓的“高卢雄鸡”。

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哲学部的中青年哲学学者正是在上述的意义上试图以哲学的多视角的反思性方式介入对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在社会发展的元理论研究与问题研究、反思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本质与价值、方法与模式、历史与逻辑、比较与反思以及社会发展的世界经验与中国经验等方面开辟哲学观照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題域。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愿景：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在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学术之间形成互动的张力，对时代实践的要求作出哲学的回应，从中寻找哲学自身的生长点，造就一个哲学研究的学术团队，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点。

在一个急功近利、浮躁虚华的年代，他们以一种哲学的淡定和从容来反思时代，充当哲学“麦田的守望者”。我祝愿他们，并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有更多的哲学学术成果问世。就像白马河畔那根深叶茂的榕树一样，有他们哲学思考的一片榕荫绿地。

李景源，

2014.5.6

目录

Contents

导论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话题	1
一 何谓人文?	1
二 何以关切?	13
第一章 社会转型期人之生存境遇的哲学生存论思域	24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社会失范	24
第二节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分析框架	42
第三节 哲学生存论的视角:存在的疏离与人文的审思	53
第二章 生存家园的焦虑	
——人与自然的疏离	67
第一节 “寂静的春天”:自然的呼唤	67
第二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81
第三节 当代中国生态问题的人文追问	104
第三章 “单子”式的个我	
——人与社会的疏离	116
第一节 人的社会性生存	116
第二节 现代性之隐忧:人之社会性生存的陌异化	124
第三节 社会转型期个人生存的隔离性	133



第四章 精神高地的萎缩

——人与文化的疏离 147

第一节 人何以作为一种文化存在? 147

第二节 现代性的文化矛盾 162

第三节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征象 169

第五章 “此在”的迷失

——人与自我的疏离 178

第一节 自我的哲学镜像 178

第二节 自我在生存活动中展开的生存关系 191

第三节 现代社会自我生存的异己化 201

第六章 世俗时代的精神超越 221

第一节 时代的人文呼唤 221

第二节 生存的适应性与超越性 232

第三节 时代的人文主题：以人为中心的和谐与发展 239

第七章 社会转型期人之生存关系的价值重塑 267

第一节 自然的人文追思 267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人文理念 288

第三节 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 327

第四节 一个健全自我的心灵自觉 343

余论 生存哲学与人文自觉：哲学如何面向当代中国问题? 358

参考文献 370

后 记 379

导论 我们这个时代的 人文话题

我们这个时代，在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驻足流连，给我们留下深深的人文困惑与关切。这是一种对人之生存意义的价值迷惑以及对这种茫然之惑的审思，一种一往情思的关切向往。情关何处，思谁而惑？是谓人文。我们的话题就从这说起。

一 何谓人文？

“人文”的话题历久而弥新。

在中国古代，“人文”一词，源于《易传》。《易·贲》中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这则彖辞，以古老的天人感应的比拟方式，将“人文”与“天文”相对举，相比附。从词源上看，“文”具有“纹理”的意思，如《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手。”引申为纹路、缘由、道理。“天文”可解释为天的“文采”，“人文”可解释为人的“文采”，这种“文采”就有天之为天的缘由、道理、特点、秩序、规律和人之为人的缘由、道理、特点、秩序、规律的含义。天的“文采”是刚柔相济，刚美和柔美的交相

^① 《易·贲》。《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北齐书·文苑传序》：“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



错杂，人的“文采”是人伦、礼乐、道德。观察天的“文采”，可知四季变化；观察人的“文采”，可以推进礼乐教化，促成天下文明。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中，“人文”一词大致有三方面的意思：一是与自然天象相对应的人类文明或文化；二是与自然运行规律相对应的人事人理；三是礼乐伦理等文化、文明的涵育教化。事实上，问“什么是人文？”应该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的是“什么是人文”的元一级的问題，即“人文”的本义，如上所述，指人之为人的缘由、道理、特点、规律、价值和意义；二是在这一元问题基础上进一步具体追问：这种人之为人的特点、价值、意义又是哪些东西？更准确一点的表述应该是：不同的人所理解的这种“人文”是怎样的？它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怎样的？中外古今关于“人文”话题的不同论说更多的不是出于元一级的一般的、抽象的层面，而是出于“人文”具体是指哪些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上的区别。

在这种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层面上，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语境中，“人文”是以“主义”的后缀出场的。“主义”必然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现象发生在文艺复兴时代，而它作为一种概念的出现则是在19世纪以后的事。据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的考察，“人文主义”一词在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都还没有出现。它是在1808年才由一个德国教育家F. J. 尼特哈麦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辩论中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杜撰的，后来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书名是《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①其实在15世纪意大利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所教的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名称是studia humanitatis，英语译名为“the humanities”（人文学），指的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科目。而学习这些科目需要阅读基督诞生前的古典时代传下来的拉丁文课本。这就是后来被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等人称为“新学”，即古代经典的复活或再生。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伯克·哈特等人就是把人文主义一词用于他们认为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新信念上，

^①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5页。



把这种新态度和新信念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①

但是“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没有十分确切的定义。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说：

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的，以及人文学这些名词，没有人能够成功地作出别人也满意的定义。这些名词意义多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使得辞典和百科全书编纂者伤透脑筋。^②

布洛克把人文主义看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有许多非常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观点出现。它们不是由一个统一的话语结构维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某些共同的假设和对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因时而异的问题的共同关心维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能够找到的最贴切的名词是“人文主义传统”^③。这种“传统”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 20 世纪的西方都有其不同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式。

著名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认为，文艺复兴的本质特征就是人文主义，是人权向神权的挑战，是重申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原则。它开启了以神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由神性的天国生活向人性的世俗生活的转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多的是强调人性中的感性的方面，表现在文学艺术和语法修辞领域，对古希腊的体现人性之美的自由艺术和拉丁文古典文学、原始资料等方面情有独钟。它虽然强调人的世俗生活的一面，但并不是与宗教的神性生活完全不相容。阿伦·布洛克指出：

在奥古斯丁所绘的图像里，人是堕落的生物，没有上帝的协助无法有所作为；而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却是，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最高的优越境界，塑造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成就赢得名声。但

①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6页。

②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2页。

③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3页。



是对人文主义者自己来说，这种冲突却很少成为问题；他们大多数人继续把基督教信仰视为理所当然的事。^①

他又说：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虽然比中世纪更加以人为中心，更加世俗化，但它的宗教性不一定不如后者。^②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们以他们的理解和他们的方式，把对人性的赞美和对上帝的信仰相互容纳起来，他们的作品并不完全是世俗生活和世界观的体现，宗教、上帝等神圣的东西仍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建筑师和画家艺术表达的主要内容和中心主题。

布克哈特有句名言，说文艺复兴是“发现世界和发现人”。文艺复兴时期的“发现世界”指的是新航路的开辟所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指古希腊世界、古希腊文化的发现；“发现人”主要是一种感性的、审美的人的发现。而在启蒙时期的“发现世界”则主要是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所发现的、为人这一主体所利用和改造的自然界；所发现的“人”则是一部会“思想的机器”的“理性”的人。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理性能力，把人理解为“理性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高举理性主义旗帜，批判宗教迷信、封建专制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强调人的尊严，追求自由平等，主张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基本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文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度。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提倡“知识就是力量”的科学理性精神；政治领域以“天赋人权”为前提而演绎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和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理性设计；在经济领域的“经济人”的理性算计和契约关系；道德领域的功利主义以及文化价值领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这一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性和思想的力量与宗教神学的分裂、冲突也日趋显现，理性主义者要用自由的理性之光去照亮人性被宗教神学所蒙蔽的晦暗之所。

①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36页

②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40页。



而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传统则演变为对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人文主义的一种救治、反拨和匡正,体现在对以理性为中心的现代性的人文审视与批判上,反映了“上帝之死”给西方人带来信仰的解体和意义的失落以及个体的无可名状的无待、迷失、孤离的生存状态,“理性的人”变成“非理性的个人”,强调的是人性中的非理性的意志、情感、无意识、直觉、体验以及个人存在的自由、价值、意义和审美的向度。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种乐观向上的人文主义相比,20 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色彩则显得悲观、灰暗,更为“孤独”、“个别”、“多样”。它是对“上帝死了”之后人的“无家可归”的孤悲、对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所遭受的践踏和摧残、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对生活世界的侵吞而导致的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对人类生存家园所遭受的破坏的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反思、批判和抗争。

其实,就是在同一时期的人文主义也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和倾向。文艺复兴时期南欧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与北欧特有的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之间,以及这两者与法国拉伯雷和蒙田的人文主义之间,也有着许多重大的差别。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的浪漫的人文主义与他同一时期的以理性为特征的人文主义之间也有着不同的分野。

不过,尽管人文主义在西方是一个变化着的历史传统,但在“人文主义”的指谓中还是有其共同特征和内容,这些特征和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文主义首先所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这种思想态度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人的价值在于人本身,而不在于神与上帝或由神与上帝赋予人以价值。人文主义者强调的是对人性之美、高贵和尊严的肯定和尊重。“他们的题材是人,严肃而热情,全心全意和具有头脑的人。”^①

第二,对人的创造能力和塑造自己生活能力的赞赏和强调,这种能力包括艺术审美的、思想和交往的以及塑造自我的创造潜能。人性的高贵和力量在于人拥有这些能力。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这样写道:

^①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 54 页。



人是怎么一回事？理想多么崇高！能力多么无限！在形状同行动上多么敏捷而可美！在举动上多么像天使！在体态上多么像个神！是世界上的奇迹！万物的精灵！

第三，为了唤醒、解放、激发和实现这种能力，有两个条件。一是教育。人文主义者认为教育是把人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发现他自己的过程，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不是技术方面的训练，而是培养人的人性意识，在于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和促进个性的全面发展。因此，他们赋予教育以中心的地位，强调教育作为解放思想、培养理性精神、提高个人自主性和能力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的巨大作用。二是个人自由。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以理性为武器来解除封建制度和宗教习俗对人的自由的束缚，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和口号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设计（包括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这样的宪法蓝本）与制度安排来确认和实现人的自由权利。而新教的“因信称义”教理取消了教会的中介，使平民教众能够凭借其内在的坚定信仰使自己的心灵直接与上帝沟通，一切取决于个人真实的信仰，不再凭借外在的权威。马克思认为路德的新教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树立了信仰的权威，把宗教信仰变成了每个人内在的精神需要，这样就把一种精神自由赋予每个信仰者，人由此获得宗教意义上的自由。这与世俗化的个人自由仅一步之隔，新教为个人自由提供了超验意义的价值证明。

这就是六百年来人文主义传统所代表的东西：拒绝接受决定论或简化论关于人的观点，坚持认为人虽然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掌握着选择的自由。^①

第四，对现世的人的经验与权利、理性与自由、思想与能力的赞美、尊重和追求，必然表现在对人的世俗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肯定上，世俗生活正是这种人性诉求与力量的活动和实现的场域。因此，人文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的世俗化方面，从天国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人

^①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297～298页。



文主义的发展显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倾向，标志着世俗文化的到来。”“人文主义者作为城市有文化的俗人的代表，反对中世纪神学家的人生概念，从古典文化中找到与他们相通的人生概念。”^①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把那个社会描绘成一个自信的、互相竞争的、一心要获得成就的、追求光荣和不朽的社会。为了回答托马斯·阿奎那和教皇英诺森三世对追求世俗名誉和光荣的贬责，亚尔培蒂在《响应彼特拉克》中写到，只要不是懒惰成性和头脑迟钝的人，大自然都给他注入了迫切想得到赞美和光荣的愿望。“这种独立的世俗价值观的发展，起源于基督教前的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它表现在更加敏锐的历史感上，历史不再被认为是天意的实现，而是人类努力和失败的产物。”^② 也就是说，人文主义所关注肯定的是人间的、世俗的生活和追求，而不是天国的、神间的生活；是凡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光荣与梦想、事业与成功、幸福与享乐以及责任与义务、权利与自由，而不是上帝的光焰和教众的苦修与禁欲。

第五，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个人主义的诉求始终作为一个基本的特征含置其中。不管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性的赞美，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还是启蒙时代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对人权和自由的呼唤，对人的思想和创造力的推崇和激活，以及在 20 世纪后对人的存在的体验和关切，对人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的追求，都具有作为独立的、个体性的人的特征。

但这种“个体性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抱原子式的看法，认为社会是由把自己封闭在猜疑和敌意的孤立状态中的个人组成的。相反，按照人文主义观点，社交的冲动，发展人际关系的愿望，关怀和需要，要想属于某个人群团体的需要，这一切都是人的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要求，个人的身份仍是不完全的”^③。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上述内容和特征，事实上是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浸淫中而生成的。

从最早亚里士多德把人界定为“社会动物”、“政治动物”、“会

① 引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文艺复兴”条目。

②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 32～33 页。

③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 272 页。



说话的动物”、“理性的动物”、“会制造工具的动物”，经过不同的历史时代，西方文化对人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和诠释，形成了“希腊模式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启蒙人文主义”及“科技人文主义”五种人文主义的历史形态。这五种人文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以人为中心，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以及人的主体性。^①

在中国，“人文”是没有加“主义”的后缀出场的，而且其出场语境与西方也是大不一样，其内容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是独有其趣、大相径庭的。但由于我们现在在谈论人文话题时又常常以西方的人文主义为绳墨，就会出现诸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提出的中国“有没有人文精神”的质疑。如上所述，西方的“人文”是以“主义”的后缀出场的，指的是那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以及在西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运动和表现，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在中国，“人文”主要是指“礼义教化”，把“礼义”作为“人禽之大防”。远在周代，与殷商时期的尊神重鬼意识相对，就已产生“重人敬德”的观念。先秦典籍的“惟人万物之灵”^②，“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③，便是中国的“人文”的先期表述。之后汇成的中国文化的主流儒法诸家，都以人间伦常、现实政治为务，“舍诸天运，征乎人文”^④。这种“人文”主要是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礼义教化，即礼教。“礼”既指在社会生活中由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仪式，如婚礼、丧礼等，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更主要是指等级制社会按一定宗法血缘社会关系和秩序而形成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制度规范。儒家提倡礼治，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等级安于名位，遵守礼制，不得僭越。

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① 高宣扬：《论21世纪新人文》，《新华文摘》2012年第2期。

② 《尚书·泰誓（上）》。

③ 《礼记·礼运》。

④ 《后汉书·公孙瓒传论》。



在《礼记·礼运》中，所谓“大同”、“小康”社会的秩序井然都是儒家伦理道德礼义贯于其中。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家国可得而正也。^①

这种“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即人之为人的“礼”。孔子谓之“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它与“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相对。

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②

节制七种人的情欲，培养十种人的道义，这就是礼教的内容。可见，在中国文化历史传统中，“人文”主要是指与“天文”相对的人事人理、人伦礼义、诗书礼乐教化，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以“礼”为核心的礼义制度规范。它们既是解释性的，即人之为人的根据；又是规范性的，即用这种道德礼义教化天下，“人文化成”，使人成为知文、达理、明礼的有教养、有道德的人，使社会成为按仁义道德和等级礼教规范运行的文明社会。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人文的基本含义。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有没有人文精神、人文传统，而在于这种人文精神、人文传统指的是什么？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并不相同，即使同样是哲学、历史、辞章、文学、艺术、伦理等人文方面的教育科目其涵贯的价值观念和具体内容也是极不相同的。中国的人文传统是以儒家的宗法伦理为核心的礼教、礼治以及以此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教化，讲求的是以家国群体为本位的宗法伦理等人伦之大礼。它是内敛型的，注重群体的和谐秩序，讲信修睦，谦和礼让以及对人欲的抑制。而西方的人

① 《礼记·礼运》。

② 《礼记·礼运》。



文传统具有外扩型的特征，它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人性的高贵和尊严，推崇人的理性和创造能力，对人的现实的、感性的、世俗的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倡导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平等、正义、博爱、权利、责任和义务等人文价值观念，与中国的人文传统判然有别。从远神近人，重世俗人事而言，中国的人文传统似乎与西方人文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实际上则是独有异趣的。如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以古希腊哲学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论为基础，强调的是有理智、情感、意志的独立的个体，是个性的解放和个人自由，个人追求世俗幸福生活的权利与价值及其合理性。而中国人文传统是把人看成群体中的分子，并在这一群体的特定关系中处于某种地位，充当某种角色，强调的是维系群体的和谐秩序的人伦之礼。它所注重和追求的俗世生活，体现了以群体为本位的、通过对个性的压抑和约束来维护群体内宗法等级关系的和谐与秩序的伦理价值取向。中国人文传统核心是人伦礼教，它非但与封建专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且通过儒家对人伦礼教的解释和规范强化了人治。而西方人文主义则是反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它通过对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倡导，强化的是人权。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像西方那样以“人文”为旗帜掀起影响巨大的历史运动而赋予其特殊的历史内涵，也没有对人的生活做什么神圣的、超俗的天国生活与感性的世俗生活的甄别，更没有对“人文”做什么辨析、梳理、考证、规范等学理上的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人之为人所自然具有的人伦道德礼节而历史地传承下来。

因此，如果说中国有什么人文传统、人文精神或人文资源的话，那么关于人之为人的道德礼教的人性之“善”的维度则是其核心的内容。至于人性之“真”、人性之“美”、人性之“圣”^①则并不被看重，真与美更多的是“善”的“真”，“善”的“美”，“善”的“圣”。它并不像西方人文传统在真善美圣四个维度上难分伯仲，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强调侧重，如在中世纪注重于上帝光焰之下的人性之善，文艺复兴时期更多地发掘人性之美的维度，在启蒙运动时期更多地强调人性之真的理性特征。中国的人文传统在指向人性方面则较为单一地在“善”的格位上。因此在

① 对人文价值的甄认一般有真、善、美三个维度，笔者在这里增加一个“圣”的维度，有两层含义：一是人之生命生存的权利、尊严的神圣性以及对此种权利与尊严的肯定和尊重；二是超越性意义上对人之生存具有神圣价值的东西的尊崇和信仰。